



六祖文化丛书

何初树

喻彬

何卓林

著

禪宗六祖傳



羊城晚报



六祖文化丛书

何初树

喻彬

何卓林

著

禪宗六祖傳

羊城晚报出版社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禅宗六祖传 / 何初树, 喻彬, 何卓林著. —广州: 羊城晚报出版社, 2011.11

(六祖文化丛书)

ISBN 978-7-80651-930-1

I. ①禅… II. ①何… ②喻… ③何… III. ①慧能 (638~713) -传记 IV. ①B949.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41213 号

六祖文化丛书·禅宗六祖传

封面题字 方斌居士

责任编辑 赫子仪 喻彬 李郡

责任技编 张广生

装帧设计 广东同文

责任校对 胡艺超

出版发行 羊城晚报出版社 (广州市东风东路 733 号 邮编: 510085)

发行部电话: (020) 87133824

出版人 吴江

经 销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佛山市狮山科技工业园A区兴旺路6号)

规 格 889 毫米×1194 毫米 1/16 印张 14.5 字数 300 千

版 次 2011 年 1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651-930-1/B·32

定 价 29.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发现因印装质量问题而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六祖文化丛书》编委会

主 任 顾作义 黄 斌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必文 刘斯翰 吴 江 何初树 林有能

罗贻乐 夏志前 倪 谦 程小琪 释传正



序

岭南虽偏于一隅，开发较晚，然以其地缘区位之胜而成为印度佛教海路来华之首站——“西来初地”，在千百年历史嬗替变迁中，素为中国佛教禅宗之重镇。岭南生六祖，实有其内在之因缘。

印度佛教于两汉时期东传华夏，开始了与儒道为核心的中华传统文化冲突、融合的漫长过程，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印度佛教中国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历代高僧大德筚路蓝缕、躬身践行，取得巨大成就，但至慧能以前，佛教中国化的进程终未完成。慧能在历代祖师所取得成就的基础上，以其特有的大智慧，融儒、道、佛三教文化于一炉，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南宗顿教禅法。

慧能创立的禅宗，其思想精髓指佛为性，以清净释心性，也就把佛教从宗教信仰转变为心性修养与境界追求。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慧能真正完成了佛教中国化的过程，终于成了中国佛教的正统，成了中国佛教的代名词，六祖慧能也被誉为中国佛教的创始人。

慧能出生、成长于岭南，故作为岭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南禅文化，不仅促进了岭南以汉文化为主体的地域文化从渐趋成熟到全面确立，还使岭南文化长于独立思考，勇于开放求新的特色，通过以南禅文化为载体影响中原文化，增加了中原等地文化的开放度和活力。

六祖慧能之《坛经》，集中了慧能的佛禅机理，是中国南宗禅的衣钵，是唯一一部中国人写的、被誉为“经”的佛教经典，迄今有敦煌、惠昕、契嵩、宗宝四大版本传世，并有英、日、韩等多文种译本，流布世界。六祖慧能之南禅经其法嗣的弘扬，传续着南禅法脉，历千年而不衰，其中临济、曹洞两宗，不但在中国本土枝繁叶茂，还迈出国门，走向五大洲。当下寰球之禅宗弟子，无一不是六祖慧能南禅之裔孙。

同时，慧能缔造的佛禅机理和哲学思想为岭南文化注入生机和活力，成为岭南文化一面鲜明的旗帜。慧能的思想对中国宋明理学的影响至巨至深。其禅法对中国的诗歌、绘画、书法、舞蹈、音乐、建筑风格等文学艺术的影响也是深远而广泛的。以禅





入诗、入画、入书、入舞，诗僧、画僧、书僧、乐僧以及佛教建筑风格，成了唐宋以降中国文学艺术的亮丽风景。

六祖慧能对中国佛教、中国文化、禅宗及禅宗文化的发展厥功至伟，对世界文明的进步贡献良多。无怪乎当年武则天和唐中宗曾两次下诏并派特使来韶州迎请慧能入宫内供养，向慧能问法，在慧能婉辞不赴后，又颁圣旨褒扬慧能对国民教化之功；唐宋以降的历代君王，多有赐谥；唐代三大文豪王维、柳宗元、刘禹锡均为慧能撰写碑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称慧能为伟人……这一切，昭示了慧能不但是中国佛教禅宗的祖师，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是岭南文化一张亮丽的历史名片。

我们要宣传六祖慧能这样一位杰出的岭南历史人物。慧能虽是中国禅宗的祖师，岭南文化的历史名片，但并未广为人知，即使是岭南人，知其事者也不多。所以，宣传、介绍六祖慧能，让更多的人了解他、认识他，进而认识岭南文化，是今天岭南人的职责。这几年，我们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尤其是去年广东省委、省政府出台的建设文化强省纲要，把每年举办六祖慧能文化节作为一项重要内容。我们要利用这一平台，采取各种形式，多方面、全方位宣传六祖慧能。

如今，羊城晚报出版社出版《六祖文化丛书》，正是贯彻、实施建设文化强省纲要的一个举措。出版这套丛书有利于深入挖掘和开发岭南文化资源，塑造岭南文化新形象；有利于提升岭南文化高度，让世人从历史现实和岭南文化的视角重新认识广东；有利于向世界展示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对于打造南禅文化品牌，促进岭南文化的发展、促进人的身心和谐必将有着积极的意义。

张明义

(作者系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禅宗六祖传》讲述了中国佛教禅宗六祖慧能大师一生的传奇故事。六祖慧能(638—713)，唐代高僧，俗姓卢氏，籍贯范阳(今河北省涿州市)，生于岭南新州(今广东省新兴县)。慧能得黄梅东禅寺五祖弘忍传授衣钵，继承东山法门，为中国佛教禅宗第六祖。著有《六祖坛经》流传于世，至今仍有不腐肉身舍利存世，成为佛法修行之见证。

六祖慧能平生坎坷、命途多舛。其父卢行瑫是范阳知府，遭官府所贬，流放南蛮新州，贫病交加而终。自幼丧父的慧能与母相依为命，伐薪卖柴为生。24岁时，得高僧资助，北上远赴湖北黄梅东禅寺修行参学。唐龙朔元年(661)在东禅寺谒见禅宗五祖弘忍。五祖乃令其随众作务，劈柴打碓8个多月。年事已高的弘忍终将衣法付与慧能。慧能圆寂后，其弟子们将其经历和言论辑录整理成《六祖坛经》，成为中国佛教禅宗经典。

从禅宗的创始人达摩到慧能经过六代祖师，故把慧能称为“六祖”。慧能以其超人的智慧，将印度传入的佛教中国化、平民化、现世化，开创了极具中国特色的佛教禅宗，对传统佛教做出了重大改革和创新。

慧能和孔子、老子并称为东方思想先哲的“东方三圣”。欧洲则将慧能列为“世界十大思想家”；毛泽东将慧能与孙中山先生并称为“岭南两大伟人”。

六祖慧能所强调的“心诚”、“心善”、“心好”、“行直”、“行善”、“积德”以及“孝、义、忍、让”等这些以人为本、以善为先，给人以终极关怀的理念，让人们接受禅文化的熏陶，净化心灵，成为自强不息、道德纯洁、爱国敬民、造福社会的高尚之人。这对于世界、社会、家庭的和谐有着积极的意义。



目 录

○、贬谪遭追杀	1
一、新州不凡夜	3
二、高僧赐禅名	7
三、童稚见仁心	12
四、取万代香火	15
五、智降莽武夫	18
六、金台寺佛缘	26
七、诚心动天地	33
八、曹溪双结义	38
九、“獾獠”见五祖	41
十、坠石勤舂米	47
十一、对联显才智	51
十二、发聩六声钟	53
十三、吃粥考悟性	59
十四、菜地见天意	62
十五、身是菩提树	63
十六、聪明反自误	69
十七、菩提本无树	74
十八、五祖传圣物	80
十九、禅义慑武僧	88
二十、怀会显禅风	93



二十一、三载同修悟	101
二十二、智避群杀手	104
二十三、救鹿劝人善	106
二十四、杀生与报应	115
二十五、修悟在怀会	118
二十六、语惊法性寺	120
二十七、菩提下落发	124
二十八、大梵寺讲法	129
二十九、法达来求法	135
三十、智通与智常	139
三十一、行思与怀让	142
三十二、六祖会七祖	146
三十三、弟子满四海	150
三十四、扩建宝林寺	156
三十五、公理化异己	159
三十六、仁心慑刺客	164
三十七、方辨作雕像	169
三十八、拒作朝廷僧	173
三十九、宝林寺授法	185
四十、落叶要归根	187
四十一、梅庵锡杖泉	192
四十二、香火定佛身	195
四十三、禅宗永流芳	202
四十四、衣钵去向说	206
四十五、六祖真身考	210
四十六、慧能与世界	213
跋	220



○、贬谪遭追杀

话说禅宗六祖慧能的父亲卢行瑫，本是北方范阳（今河北省涿州市）人氏，祖父卢祖上是唐朝命官——瀛州刺史，后蒙冤而被朝廷杀害。

620年初夏的一个早晨，一辆马车驶出了范阳城，随着老马迟缓的步伐，那灰色的凝聚着腐朽气息的范阳古城，渐渐淡远，渐渐成为一段记忆的屏风，而被遗落于历史的某个尘封的角落。

“卢大人，此行将向何方？”赶车的车夫问道。

“新州，那是一个南蛮之地，一直往南行便是。唉——我将在那个地方苦熬残生。”卢行瑫说着，撩开车帘回首张望那个渐行渐远的伤心之地，不禁歔歔慨叹：“人妖颠倒，浮生若梦啊！”

卢行瑫十载寒窗，虽不能大魁于天下，但也做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官——范阳知府。他才华横溢，刚直不阿，为政清廉，立志报效社稷、惠泽苍生，却不谄媚之术，不屑奉承之事，受到同僚奸人黄玺的嫉妒和陷害。满腹经纶、学富五车的卢行瑫，渐渐失去朝廷的赏识和信任，最后被奸人陷害，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其贬谪为民，流放到南粤新州。险恶的官场之争，使卢行瑫从此人生坎坷，命运沉浮。

一匹黑马旋风般在范阳城古街巷驰骋，铁蹄和青石板的撞击声，犹如一串连环炮，响遍了半个古城，直到知府门前才戛然而止。一位头戴方形皂角帽、身着棕红色衙役服的一副官差打扮的大汉，翻身下马，在一位衙役引领下，朝见了新上任的范阳知府黄玺。

来人拱手行礼：“禀报大人，从京城雇来的两位高手已经到了，安顿在顺风客栈歇脚。何时动身？请大人明示！”

黄玺穿着绯红色官袍，正如痴如醉地把玩着新进贡来的翡翠九龙杯，窗外爬进来的阳光正照着黄玺的半爿脸颊。他忽然打了几个喷嚏，似乎这才回过神来。他眯缝着眼睛带着半睡眠的神态问：“什么到啦？”





“高手到了!”

“什么高手到了? 哦, 到了吗?”

“是的, 到了!”

黄玺眉梢上翘, 嘴角隐藏着一丝得意的笑意: “到了就好, 到了就好! 卢行瑁的大限也就到了!”

“何时动身? 请大人明示!”

“待卢行瑁滚出范阳城再动身, 跟踪到百里开外的荒山野岭再下手! 记住, 一定要干得干净利落! 一个活口也不能留!”

“请大人放心, 定当遵旨照办!”

“听着: 把人头取回来, 我要验明正身!”

“好的, 大人, 一定把人头取回来, 给大人您过目。”

卢行瑁的马车, 在官道上不紧不慢地前行, 黄土路上的灰尘将一座古城渐渐褪色成一片混沌的风景。

卢行瑁压根儿不知道, 后面有两个索命杀手, 正骑着枣红大马飞奔而来。蒙在鼓里的卢行瑁, 落魄悲怆地随着老马拉着的命运之舟, 晃晃悠悠地往前行驶。

晌午时分, 卢行瑁一路颠簸, 进入了险峻的盘山道, 右边是悬崖峭壁, 左边是森幽深涧。

后面的杀手和卢行瑁的距离越来越近了, 一位杀手说: “前面就是断魂涧了, 正好是午时三刻 (午时三刻, 太阳当头, 是一天中地面阴影最短, “阳气”最盛的时候, 鬼魂不敢出现。古人习惯在“午时三刻”行刑)。”

另一位杀手说: “此地山神很厉, 必须在午时三刻干完, 动作要快!”

“那盘缠还要不要?”

“我看算了! 清官如水, 没几个钱。”

“那就取了首级就走!”

“对, 取了首级就走。这地方邪乎, 那年几个好汉就死……”

“闭住乌鸦嘴!”

二位杀手一甩鞭, 两匹烈马猛然腾起前蹄, “咳咳”嘶鸣。

惊闻马嘶, 卢行瑁蓦地回首, 透过车帘缝隙, 看见两匹骏马腾起一路尘土, 疯也似地向他们驰来。距离愈来愈近。

在一个拐弯处, 卢行瑁和杀手遭遇了。两位衙门捕役打扮的杀手拦在前面, 其中一个杀手掏出卢行瑁的画像, 拔出利剑, 挑开车帘, 审视着卢行瑁, 对比了一下画像上的相貌, 凶狠地说: “你是卢行瑁吗?”

“鄙人正是, 不知好汉……”

“对不起, 卢大人, 我俩奉官府之命, 要取你的人头回去交差!” 另一杀手说着,



“嚓”地一声拔出利剑，双眼圆瞪，“时辰不早了，动手吧！办完早点回去！”

一介书生的卢行瑫惊恐万分，只好早早闭上眼睛，听天由命。

就在杀手将要挥剑的刹那间，卢行瑫的马突然一声嘶鸣，前蹄和后蹄猛烈地腾踢，重重地踢在两个杀手的枣红马身上，两匹枣红马受到这突如其来的袭击，恐慌地驮着两个杀手狂奔起来。杀手被这突然的变故搞蒙了，一时手足无措，任凭烈马狂奔。受惊的枣红马径直冲进了断魂涧，两个杀手连人带马葬身于万丈深渊。

卢行瑫睁开惊惧的双眼，看着枣红马驮着那两个杀手直奔断魂涧，慨叹道：“报应啊！苍天有眼啊！朝廷将我贬为草民，逐放南蛮，为何还要夺我性命？”

车夫说：“卢大人，吉人自有天相。那是老天在保佑着您呀！我托了大人的福，小命才得以保全。”

“我看，老天是打盹儿了，我堂堂忠良竟遭小人谗害，贬谪南蛮。为何不睁开眼看看这世道，是何等的险恶……”卢行瑫几乎是在呓语，声音很低，低得只有他自己听得分明。他说着说着，泪水纵横。

从北国到岭南，卢行瑫和车夫千里迢迢，沿途披荆斩棘、破瘴而行、历尽艰辛，终于来到了南蛮之地——新州。

临别时，车夫眼噙泪花说：“卢大人，您要多保重，承蒙大人多年的关照，我代表全家人向您鞠一躬。此行一别，今生恐难再相会了。”

卢行瑫说：“你也保重，路上留心点。一路上多亏你照顾，我感激不尽。”卢行瑫将仅有的盘缠交给车夫，“这点盘缠，你拿上，路上用得着。”

车夫再三推让之后，接过了盘缠，向卢行瑫依依惜别，踏上了北归的道路。

一、新州不凡夜

让我们沿着时光隧道，穿过岁月的幔帐，回溯到1300多年前中国历史的鼎盛时期——唐朝。

唐太宗贞观元年（627），三藏法师玄奘西行求法，始自长安神邑，终于天竺的王舍新城。往返历时19年，跋涉十万余里。至贞观十九年（645）正月二十五日，玄奘





取得佛经返抵长安。这就是名垂青史的“唐三藏西天取经”。

六祖慧能就是在玄奘往天竺期间临世的。

贞观十二年（638）农历二月初八的夜晚，是个非凡之夜。

新州（今广东省新兴县）一个新的生命呱呱诞生了，他就是后来名垂千秋的禅宗六祖慧能。

春雨沐浴后的岭南，天穹如洗，天地一新，春寒料峭，万籁俱寂。

那一夜，月亮的清辉，为大地披上了一张薄薄的银纱，原野的蒿草、山花，村落的茅舍、柴扉以及大千世界的一切，都沐浴在一片淡淡的银光之中。

新州龙山下夏芦村的一间茅屋里，一位中年汉子来回踱着步。饱经风霜的脸庞在昏黄摇曳的油灯映照下，显得心神不宁、焦躁不安。他不时地往里屋窥望。

时近子时，乡邻们已酣然入梦。连那些喜爱吠叫的家犬也疲惫地趴在自家的门背后入睡了。水塘里偶尔传来几声蛙鸣。中年汉子更加心烦意乱，坐立不安。

他名叫卢行瑫，年近知天命，命途多舛、历尽坎坷。

卢行瑫被贬到新州之后，新州刘刺史深知卢行瑫为人正直，是被奸人陷害，便恩开一面，叫他到筠城附近的乡村里落下户来。

卢行瑫只身来到夏芦村，没多久就听到了父母双亲病歿的消息。他在极度苦闷之时，得到邻近不远的朗村一位乡间老郎中李和祥的鼓励和慰藉。两人相处时间长了，李郎中发现卢行瑫颇有才华，人品不错，便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

卢行瑫在夏芦村安下家来。这里山清水秀，林木蓊郁。夫妻俩男耕女织，夫唱妇随。卢行瑫在这山野之中，日子倒也过得逍遥自在。

光阴荏苒，一晃几年过去了。令卢行瑫感到郁闷的是，与李氏结婚多年，却未能生下儿女。

盛夏的黄昏，残阳如血，晚霞将大地抹得一片绛红。

卢行瑫将晒干的稻谷收好后，在家门前的皂角树下，坐在一张竹椅上摇蒲纳凉。

此刻，树上有只鸟正叨着小虫，飞进鸟巢，喂养窝里几只嗷嗷待哺的小鸟。一只小鸟抢到食物后，“唧唧”大叫，兴奋无比。

此情此景，不由触动了卢行瑫的心事，他轻轻地叹息了一声：“唉！那真是哺育之恩哪！”

妻子李氏端来一大碗凉茶：“夫君，你成天闷闷不乐，且问有何不快？”

卢行瑫接过凉茶，连连摇头：“没，没什么，我在看树上的小鸟喂食……”

李氏：“夫君，别瞒我了，看你眼角都流泪了。你有什么难解的心事，且说与为妻听听。”

卢行瑫抹去眼角泪水，叹了一口气：“唉——”欲言又止。

李氏满是歉意：“夫君，我嫁与你这么多年，没有替你生下一男半女，甚是愧疚。”





卢行瑫道：“这岂能怪你一人？”

李氏思忖良久道：“我有一个办法。”

卢行瑫问道：“什么办法？”

李氏顿了顿说：“你将我休了另娶一房，生个儿子续延卢家的香火吧。我将毫无怨言。”

卢行瑫白了妻子一眼：“看你说到哪里去了。你嫁与我这个罪臣，已让你挨了不少的苦，为夫总感到对不起你。我怎么会做这样的事呢？”

李氏眼含泪花，鼻子一酸：“如不休我，那么你就纳一个妾替你生儿女吧。”

卢行瑫脸色一沉：“夫人，你别再胡言乱语了。今生我与你既然成为夫妻，就要相敬如宾，白头偕老。”

李氏见卢行瑫发怒，便不再言语。

那年夏天的一个夜晚，李氏做了一个奇异的梦。一朵七彩祥云从天空飘落庭院。祥云满院缭绕，顷刻间，地上长出一棵菩提树，硕壮茂盛。一阵梵音从天际传来，飞来一群丹顶白鹤，绕树飞舞。树下百花竞放，香气氤氲。

李氏立刻感到有一股强大的暖流冲击全身，叩启生命之门。一种不可言喻的躁动阵阵袭来，身心无比舒坦。一梦醒来，李氏顿觉酸水翻涌，呕吐起来……

翌日清晨，李氏将昨夜的异梦告诉卢行瑫。

卢行瑫心中暗喜，想必是贤妻有喜的先兆。卢行瑫将信将疑地说：“奇事，奇事！”

数月之后，李氏的肚子逐渐隆了起来，渐渐有了胎动的感觉。

卢行瑫相信奇特的事情的确发生了，心中的夙愿就要实现了。他天天焚香祷告，感谢上苍赐福。

到了晚上，劳累了一整天的卢行瑫叫李氏坐在床沿上，将耳朵贴着她的肚皮，屏住呼吸，静静地谛听。他分明听到了一种“扑扑”跳动的胎音，感应到了一个新生命的律动。他欣喜万分，心中有说不出的高兴：“我想那一定是个男孩。”

可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李氏怀胎十个月，等着孩子呱呱坠地。然而，却没有丝毫要分娩的迹象。这令满怀期待的卢行瑫焦急万分，于是请来了方圆十里有名的接生婆陆婶。陆婶的丈夫是十里八乡有名的郎中，她也学会了把脉诊病。

梳着大发髻，身穿着光鲜的深蓝大襟衫的陆婶，风风火火地走进卢行瑫家，她看了看李氏，问：“怀了多久？”

李氏说：“十个月有余。”

陆婶说：“不会记错日子吧？”

李氏果断地说：“错不了。”

陆婶一边给李氏把脉，一边喃喃自语道：“你要是真没记错日子的话，那就不是个凡胎。”

“此话何意？”卢行瑫不解地问。





陆婶忽然大笑：“哈哈，你是个读书人，连‘不是个凡胎’这句话都听不懂？”
“难道还会怀个仙胎？”卢行瑄有些摸不着头脑。

“告诉你吧，你们卢家可能要出圣人了！”

“嘿嘿嘿。”卢行瑄憨厚地笑了笑，“圣人不敢企望，生个小子倒是一直盼着。”

陆婶详细地检查过后，双眉紧锁着对卢行瑄道：“我干这行已经有40年了，从来都没有见过这样的胎。真是十月有余的话，那就过了时日了。”

卢行瑄问：“过了时日怎么办？肚里的孩子会不会有危险？”

陆婶摆了摆手：“不会。”

卢行瑄问：“为什么呢？”

陆婶认真地说：“如果肚里的孩子有危险，胎音要么是杂乱无章，要么是声息渐弱。如今胎音节奏均匀、强劲有力，好像在唱歌似的。”

卢行瑄惊奇道：“那该怎么办呢？”

“我也没办法。”陆婶双手一摊，但她见卢行瑄无比焦虑，便安慰道：“不用担心，只要胎象正常，就不会有什么危险。此胎实属奇异，或许你的孩子将来会是个奇才。”

尽管陆婶这般安慰，但卢行瑄心里难释重负：“但愿如您吉言……”

陆婶：“卢官人，你也是个见多识广的人。世间的事情只能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一切顺其自然吧。”

卢行瑄叹了口气：“那好吧，一切听天由命。”

一连数日过去，眼看着妻子的肚子持续隆起，卢行瑄提心吊胆，真担心会出什么问题。

村里的三姑六婆议论纷纷，有的说怀孕那么久都生不出来，肯定是个妖魔鬼怪之胎，也有的说可能是个非凡宝胎。

盼子心切的卢行瑄，为了拥有一个续传卢家香火的儿子，已是两鬓飞霜。

唐贞观十二年（638）二月初八那天傍晚，刚刚吃过晚饭的李氏，突然觉得肚子里的孩子踢得厉害，腹痛难忍，心跳加快。她躺在床上，本想喊丈夫进来，将此情况告诉他。适逢卢行瑄走进房间妻子：“娘子，今天感觉怎样？”

李氏躺在床上，脸色潮红，喘过大气后回答：“夫君，可能要临盆了。”

“啊！”卢行瑄又是喜来又是忧，连忙托人去请接生婆陆婶。

陆婶正在后院喂猪，听到这消息，连忙将猪食扔下，扭动着肥胖的身体，匆匆来到卢家。

她给李氏把脉，察看舌苔，听胎音，仔细察看过后道：“卢官人，孩子要出世了，你就要做父亲了。”

陆婶对李氏说：“你跟着我数数，使劲！”

满头大汗的李氏点了点头。

“一、二、三，一、二、三……”陆婶鼓着劲，李氏紧握着拳头，咬紧牙关。





在厅里忐忑不安、来回踱步的卢行瑫，密切关注房里的动静。妻子沉重的呻吟和喊叫，撕扯着他的心。他心里反复闪现一句俗语：“女人临盆时，鬼门关上过。”

陆婶扭尽六壬，使出浑身解数，为李氏助产。

李氏用尽全力，呻吟不绝，但肚子里的婴儿却迟迟不露真面目。

闻得妻子呻吟声，卢行瑫在厅里踟躇徘徊，心急如焚。

陆婶从里屋走了出来，用衣袖拭擦着额角的汗珠，满脸的无奈，带着几分绝望地说：“卢官人，看来这孩子不是一般的肉身凡胎，一直不肯出来！”

卢行瑫一听，心遽然紧缩，急切地问：“那怎么办？”

陆婶正色说：“我来问你，是要妻子还是要孩子？”

卢行瑫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妻子孩子两个都要！”

陆婶面露难色：“这真是两难啊。现在你只能选择一个，要么保住你妻子，要么留下孩子。”

卢行瑫眉头深锁，叹了口气，“如果确实只能二保一，那就请你想尽一切办法，保住我夫人的性命。至于孩子，那就顺其自然吧。”

“卢官人，明白你的意思了，我尽力吧。”陆婶说罢，返回里屋。

从里屋传来妻子的呻吟声，一声比一声微弱。卢行瑫内心经受着前所未有的煎熬。

直到深夜子时。李氏一声凄厉的尖叫，划破了静谧的夜空。一道红光从里屋腾起，冲上天穹，将天宇映照得一片通红，顿时，天幕彩瑞缤纷。

“哇——”一声婴儿嘹亮的啼哭声，如石破天惊，继而里屋飘出芝兰的幽香，很快，整个村庄都暗香缭绕，瑞气氤氲。沉浸在梦乡的邻居被尖叫声惊醒，惶惶不安地跑了出来，望着满天异常瑰丽的景象，纷纷叫喊：“才子时呢，怎么就有曙光了，怎么回事啊？”

二、高僧赐禅名

门帘一挑，陆婶扭着肥胖的身躯，用围裙蹭着双手，笑吟吟地从里屋走了出来。

卢行瑫急步上前道：“生了？”





陆婶咧开阔大的嘴巴笑着说：“生了，生了。”

卢行瑫：“我夫人怎样？”

陆婶：“老天保佑，母子都平安无事。”

卢行瑫趋前一步，再问：“生下的可是个男丁？”

陆婶拱手道贺：“正是个男丁，恭喜恭喜，恭喜卢家添丁。”

“好呀！”卢行瑫脸上的愁云一扫而光。

“你还不快去看看？”陆婶说。

卢行瑫一阵风似地进里间去。

床头两盏如豆油灯发出“吱吱”的响声，昏黄的光晕照着李氏那张苍白如纸的脸庞。经过一番痛苦折磨，李氏已经是疲惫不堪了，但嘴角依然挂着一丝舒心的微笑。

卢行瑫坐到床前，用手轻轻地抚摸着她的额角，安慰道：“娘子，你吃苦了。”

妻子含着泪花，眨了眨眼，嘴角向她旁边那蓝底白花布襁褓努了努，示意新生儿就在里面。

卢行瑫捧起了襁褓中的婴儿，凑近油灯，仔细端详着这个小生命：天庭饱满、地阁方圆、额角宽阔，双耳厚实。他轻闭睡眼，鼻管微挺，发出均匀细微的鼾声。经历了一场艰辛的拼搏来到人世间，他感到疲惫困倦，他睡着了。

太阳还未出山，遥远的东天是万道霞光，绚丽非凡。

大地布满红晕，山雀在蓊郁的树梢头追逐、扑腾、嬉戏、欢唱。

闻讯而来的邻居都向卢行瑫祝贺，说卢家生下这个孩子，整个天象都奇异非常。

卢行瑫面对乡里乡亲的庆贺和祝福，激动不已，六载之梦，今朝终圆。卢行瑫的目光从乡亲们的头顶飘过，看到了门外的杨柳树下，有两位身穿黄色袈裟的和尚，一高一矮，慈眉善目。卢行瑫端着茶壶拿着碗走上前去：“二位法师，请喝茶。”

二僧见卢行瑫连忙躬身行礼：“施主有礼。”

卢行瑫还礼：“两位法师，从何而来？”

高个子和尚说：“我俩来自九华山普济寺。”

矮个子和尚说：“我们云游五岳，远足四海，近日来到岭南。”

卢行瑫热情地说：“两位高僧一路跋涉，辛苦了，请进寒舍歇息。”

高个子和尚摆了摆手：“我们此来造访，有一事相告。”

“请问何事？”

“昨夜我们在十多里之外筠城投宿，本来已是睡梦方酣，不知为何，感到心如潮涌，辗转寻思，彻夜难寐。”

卢行瑫问：“为什么？”

矮个子和尚答道：“凭着多年的感觉，定然有祥瑞之事降临。”

“我俩到窗前观看天象，见这边红光冲天，彩瑞千条，还闻到夜风挟来的异香。我们朝着瑞气的脉向，循迹查踪来到贵地。至此。见你家茅舍里祥光熠熠，想必你家

